

现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情殇

QING SHANG

曾 煜 主编

C 卷 下

老舍 茅盾 沈从文
张资平 黎莉莉
穆时英
无名氏

北京燕山出版社

714
8-2

现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情殇

曾 煜 主编

C 卷 下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殇 C——现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曾煜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 6

ISBN 978 - 7 - 5402 - 0417 - 4

I. 情…

II. 曾…

III. 言情小说 - 作品集 - 世界 - 现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5837 号

责任编辑: 梁 歌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70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22 印张 350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上下) 90.00 元

目 录

鲁 讯	伤逝 (1)
徐 讷	禁果 (17)
郁达夫	秋河 (28)
叶灵凤	明天 (34)
无名氏	塔里的女人 (42)
穆时英	黑牡丹 (138)
叶灵凤	女娲氏之造孽 (146)
叶灵凤	未完的忏悔录 (167)
张爱玲	红玫瑰与白玫瑰 (257)
张资平	性的屈服者 (292)
刘呐鸥	热情之骨 (309)
施蛰存	石秀 (316)

的重负吧？”

我说：

“在可能的范围内，我当然要为你尽力。只是，你要我做什么事呢？你在这几年内究竟遭遇了些什么呢？你一点还不曾告诉过我哩！”

他说：“我见你的目的本来是想和你谈谈的，可是也许是因了身体衰弱，神经混乱的关系，有许多话此刻反而无从说起了。”

我只得重新倒了一杯咖啡给他，安慰他说：

“好在没有什么事情，你且喝点咖啡，安静一下，我们慢慢地谈吧。”

五 茶花女

为了免除枯坐的难堪，使韩斐君可以静静的调度自己的感情，我开始将适才从书店里买来的书，打开了随意的翻阅着。

这其中有几册是新出的流行的小说，一册是关于西洋古代巫术和医药的考证，其他一册是小仲马的《茶花女》，是新刊的附有意大利画家比科尼插画的精装本。

小仲马的《茶花女》虽然已经买过两部，可是见了比科尼这种纤细的装饰风格的插画，我禁不住又买了第三部素常喜爱的小仲马的这部小说，一往情深的亚猛，风尘飘泊可是灵性未灭的马克姑娘，从比科尼精细的插画上，更给小仲马少年才华之笔添了锦上的花。我正在惭愧自己的无能，执笔了多年，始终还不曾写过一篇惬意的文字的时候，突然听见韩斐君向我问着：

“叶先生，你买的什么书？好像插图画得很美丽。”

在那一瞬间，我沉醉于艺术的境界中，几乎忘去了现实的世界，忘记了是和韩斐君对坐在沙利文咖啡店里。给他一问，我才又恢复了我自己，我连忙说：

“是一部小说，你该也看过的，《茶花女》，我就是因为插图好才买它的。”

“什么？《茶花女》吗？”听了我的回答，他好像很吃惊似的，这

样说了一句，又将头摇了一摇，似乎又要叹气，可是却忍住了，他伸出手来：

“请给我看看。”

我将书递给他。我看见适才和舒一点的面色，此刻又惨澹起来了。

他低头翻了几页，沉思了一下，将书放在桌上，抬起头来向我说：

“叶先生，从你的文字上，我早知道你是爱好像茶花女这样著作的人，可是，你可相信，在现在的世上，真有象茶花女这样的女子，这就是说，她辜负了一个男子，可是却是为了爱他的原故才辜负的吗？”

从这句话上，我突然看出韩斐君目前这种颓丧情形的原因。无疑的，他一定是在恋爱上受了什么挫折了，所以才变成这种披发佯狂的样子。我连忙说：

“世上也许会有这样的女性。不过没有亚猛那样的男子，茶花女也不会发现的。怎样，怨我不客气的问，你遇见了象茶花女这样的人吗？”

他叹了一口气，惨然一笑：

“叶先生，这正是我所以要来寻你的原因，也就是我几年中变到这种地步的原因。我此刻身受着亚猛的痛苦，可是却没有亚猛所得到的安慰。我知道你的小说是爱采取这种题材的人，所以我想将我这几年经过的事情告诉你。供给你写一部小说，我也可以舒一舒身心上的创痛。”

我说：“假如这样能使你得一点安慰，我是愿意效劳的。只是，我没有小仲马那样绝世的才华，恐怕写不出象《茶花女》那样好的小说吧？”

他说：“你不要客气了。我极愿你能为我完成这一件心愿，我急于要找你的原因就在这里。我的身体不好，世事又多变，谁能担保已经错误的事情不一误再误呢？可是，今晚是来不及了。你如情愿请将你的住址告诉我，待我将私事料理一下，一两天内我再来和你谈。”

我说，好极了，就撕了一角包书的纸，将自己的住址抄了给他。

六 我想做小仲马了

一个人的痛苦，在向旁人说出了之后，有时不仅可以减轻，而且反可以获得一种安慰。也许是因了这种原故，将心中的事说出了一点的韩斐君，渐渐的消失了在书店门口的那种匆惶颓丧的态度。他将我的住址藏起了，便笑着说：

“叶先生，今天真是太对不起了。好在你也是解人，该能原谅在这种情况下的心境。但是，我敢担保，我所要告诉你的一切，决不致浪费你的宝贵的笔墨。”

我说：“我们原是朋友。只要我能力所能做的事，我都是乐从的。”我心里想问，你所遭遇的茶花女一样的痛苦究竟是怎样的呢？谁是那茶花女呢？陈艳珠吗？我想这样问，可是想到怕触动他的感情，而且他既然说是为了要告诉我才来寻我，我最好还是待他自己说吧。

离开沙利文的时候，他没有以前那种公子哥儿的脾气抢着要付账，只是默默的站在一旁向我点点头，任我付了。

我问他住在哪里，他便将旅馆的房间号数告诉了给我。他说，也许隔几天想搬到愚园路的一个亲戚家去，如果一时不离开上海的话。

最后，他又说请我原谅今天的冒昧，隔一两天准定来看我。

握了他的瘦削可是却热灼的手，我说我极希望在最近能看见他。望着他的后影在向西的南京路人丛中消失了以后，我便也乘车回到北四川路的寓所。

苍茫的暮色中，在微微摇荡着的车厢里，我真迷惑于适才遭遇的这一幕。三年前那样豪放的韩斐君，如今怎消沉到这样，而且竟会在这样场合之下再见面，好像是一幕电影一样。

心的磨折实在是洗滤人的性格，消灭人的隔膜的最好的药剂。如果韩斐君是轻车肥马，匆匆的在路上趾高气扬的和我招呼，我也许仍会象三年以前那样淡淡的敷衍过了。可是想到他是在痛苦中洗炼过，虽然怎样的经过还不知道，而且在痛苦之中居然想到了我。这一点，却使我一面对于过去的冷淡感到歉仄，一面更感到了一种虚荣上的满足了。

回来躺在椅子上，想到他所说的话，便将新买来的《茶花女》，在灯下读了起来。

小仲马的这部小说，就我个人的嗜好来说，实在是我爱读的文艺作品之一，它与都德的《沙弗》，勃莱费斯的《漫依》，都是恋爱小说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想到这位自然主义的大师，在二十五岁的青年时候，用着他解剖刀似的锐利的笔锋，将书中两个主角的感情那样深邃的表现了出来，我回想到我自己所写下的那些小说，不禁畏缩了起来。

如果韩斐君的话是确实，他所要告诉我的事确是胜过《茶花女》，我能写得出这样的作品吗？

虽然这样，自己知道自己的才能，但是已经掀起的好奇心却无法制止。我便吩咐照应我的厮役，无论在什么时候，假如有一位姓韩的来访，立刻就请他进来。即使我出去了，也应该请他在客厅里稍坐，用电话到书局里来通知我。

七 一只小熊

从这以后，一连有三天，我延迟出外的时刻，提早回来，每到一个地方总用电话通知我的寓所，报告我的行踪，为的是提防韩斐君的来访。

可是，一连三天，并不曾见他来过。我想，也许是他的所谓私事没有料理完毕，或者是当时向我说的時候是一时感情冲动，后来回去想想觉得懊悔，不愿向人宣布，便踌躇着不肯来了。不过，该有一封信来的，怎么连信也没有呢？该不致有什么意外吧？

想到这上面，在第四天的上午，我决定今天出去，便绕道到旅馆里去看看他的时候，却接着了他的一封来信。一看见所用的信封是宝隆医院，潦草的写着斐君两字，我立刻明白他所以不曾如约来看我的原因了。

信上简单的写着，他回去以后，本想第二天晚上就来看我，可是因了思虑过度，触动了不曾痊愈的创伤，吐了几口血，因此又不能起床了。现在住在医院里，希望我能去看看他。

信后附了一句：

“来时请代购小儿玩具一件。”

这是和韩斐君认识以来，他第一次写给我的信。这末一句真使我有点猜测不透。为什么睡在医院里要买玩具？难道是送给看护妇的弟妹或医生的孩子吗？

这天吃了午饭，我便决定如约去看他。我先到先施公司的儿童乐园给他买一件玩具，可是既不知道小孩子的大小，又不知道男女，这一件简易的差使却使我在考虑之下感到了相当的麻烦。选择了好久，我终于买了一只绒制的棕色小熊，一架可以飞起来的银色小飞机。我想这两件玩具，对于一般小孩子，无论大小男女，总该不致十分不适合了。

韩斐君住的是二等双人病房。看护妇领进去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和一个小孩子在取笑，一个奶妈模样的中年妇人站在一旁。

一见我进来，他就笑着说：

“叶先生，你收到我的信了吗？真对不起你，我的身体实在太坏了——阿珠，叶先生给你买东西来了，你快点喊人。”

小孩子回过头来，好像是个女孩子，很清俊的可是却又似乎很熟悉的一张脸，大约有两三岁的模样，穿了一套粉绿的毛衫，看见人便天真的笑了起来。

我连忙将手里的包裹打开，将买来的小熊给了她，她高兴的抱了过去，叫了我一声伯伯。

我向韩斐君说：

“你的身体怎样，医生怎样说呢？”

他说：“实际上是身体太坏，旁的病是没有什么的。医生的意思当然希望我能多住两天，可是我想再住几天就出去了。”

他用手摸着小孩子的脸，向我说：

“你看，漂亮吗？有了玩的东西高兴起来了，可怜的孩子哩！”

我忍不住了大胆的问：

“怪漂亮的，你的孩子吗？怎么不曾听见你谈起呢？”

他又现出了那阴惨的冷笑。

“不曾谈起的事还多着呢！就是这孩子，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我的。”

八 她的母亲

这样的话，真使我无从回答，我真懊悔自己不该这样随意的问了一句，以致挑动了他的感情，我只好连忙安慰他说：

“这样漂亮的孩子，你还客气说不是自己的哩！那么，送给我吧。”

我将孩子抱了起来，用着表面上似乎是不关心的态度，暗里却将这孩子仔细的观察了起来。

我想：如果韩斐君适才的话不是无谓的牢骚，他的一切秘密，也许就藏在这孩子身上了。

一只手抱住了孩子，我一只手便将那一架小飞机的发条绞了起来。始终觉得孩子这一张清秀的脸，一对大而灵活的眼睛，好像是在哪里见过的一样。

见了我在仔细的看孩子，韩斐君突然的问了：

“你看她象谁？可象我吗？”

我说：“当然象你。”

“还有一部分呢？”

我只好情急智生用了一句俏皮的回答：

“是爱的结晶。”

他苦笑了一下：“与其说是爱的结晶，不如说是恨的结晶。可是，你难道看不出她象谁吗？”

我急急的在心中搜寻着这孩子脸上的那种熟悉的印象的根源，可是因了对韩斐君的去一切都不知道，实在无从捉摸。

我摇摇头。

“难道不象她的母亲吗？”韩斐君靠了枕头上说，好像用了相当的勇气，“难道不象陈艳珠吗？”

闪电一样，听了他的话，我立刻明白了对于这孩子相貌熟悉的原因。说起陈艳珠，孩子的一对眼睛却正是一对雏形的陈艳珠的眼睛。韩斐君到底是和陈艳珠有了关系了，那么，无疑的他的主角一定是她了，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几天以来我的疑团渐渐有了头绪了。

但是在表面上，我仍淡淡的说：

“说起来，倒是象的。不说我倒记不起了。怎样，你——”

我是怎么也忍不住这样问了，可是刚说了一半，他却接了下去：

“你不必多问，就乘今天的便利，我略略的告诉你一点我和她的事吧——你有空吗？”

我沉默的点点头。

斐君抬了头向站在一旁始终不曾开过口的奶妈，用了广东话说：

“时候不早了，你带了她回旅馆去吧。”

奶妈从我手里接过去了小孩，开始将一件灰色的小外套给她穿了起来。

九 温暖的秋晴

韩斐君的病房是双人的，有一张病床空着，奶妈带孩子出去了之后，房里的空气登时沉静了起来。天气是难得有的温暖的秋晴，从他房里的窗口望出去，底下有许多病人在走廊上躺在椅子上晒太阳。

“叶先生，你一点都不知道我和陈艳珠的事吗？”

在床上反覆了一下，好像是要躺得舒服一点，韩斐君这样的问了。

我说：“在和你刚认识的时候，我已经看出你们好像很接近，旁的事也间接从报纸上和旁人口中听得一些，至于详细经过，我当然不晓得了。”

从窗口走过来，我开始在他对面的一张空床上坐下。我心想韩斐君和陈艳珠有一些关系，这在当时是早已推测得到的，但是其中还包含着一些悲剧的成份，那却是出于我意外的事，因为我一向以为象他们那样的人决不会有真感情，能认真，至多不过逢场作戏表演得卖力一点罢了。

现在我才知道韩斐君并不象他过去表面上那样的一个公子哥儿。从他现在的一切举止上，我看出他在精神上已经是受过重重打击的人了。

他又问：“你近来可曾看见过她没有？”

这一问颇使我有点惊异，因为我对于陈艳珠和对于韩斐君一样，久不知道这两人的行踪，更说不上遇见的事了。

“她此刻在上海吗？”我问。

“一切我都知道，”他苦笑着说：“今年夏天在青岛，夏末到了上海的，大概冬天便预备回香港去了。”

我说：“根本我去的地方和她们时常去的地方不同，所以不会遇见。即使遇见，也许我不认识了。”

“但是任是她变成怎样，我不用眼睛看，就是用感觉也可以分辨得

出是她的。世上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女子的。她杀了你，她还说是爱你的原故。她抛弃了你，她仍说是为了爱你的原故。叶先生，你见过这样的女子吗？”

我心想：我如果也象你一样遇见这样的女子，恐怕此刻躺在床上的是我而不是你了。

我摇摇头。

他凄凉的一笑。

“那么，你是幸福的人了，”他说，“我给你一点东西看。”他侧过头去，用手在枕头底下摸着，拿出了一本小册子。

“这上面的东西，也许比我自己能说得更详细一点。”他说。

十 孩子的问题

韩斐君将拿出来的小册子递给了我，一面说：

“如果，我当初知道写日记的结果是这样，我宁可不认识她了。”

我接了过来，是一册小小的皮面金边的日记册，墨绿色的软皮面四角都绉折而破敝了，但是还看出新的时候却是很奢华的。时间的磨炼，不仅黯淡了它昔日的光辉，连它主人的心情也消磨尽了。在那一瞬间，我不觉联想到小仲马小说上所写的茶花女的日记，情多恨多，当时的韩斐君大约正以多情公子自命在写着这日记吧？

翻了开来，第一页就贴着一张陈艳珠的照片。大约是那一次请客过后不久所摄，所以那神情我一见就认识。照片上写着“为你而摄”四字，下面签了一个珠字，字迹是很幼稚的，照片的旁面，题着黄仲则的两句诗：

“珊瑚百尺珠千斛，
难换罗敷未嫁身。”

但是这一切，却在上面被加上一个很粗很大的斜十字，画得很用力，好像在表示这一切都不再有存在的价值。

大约是看见我在仔细的研究着这第一页上的一切，他说了：

“我真诧异当时怎么不会将它撕毁，还任它留在我的手里。不过，即使毁去了这一切，不毁去这个世界和我，我还是记忆着的。”

我无可奈何的向他一笑。因为在一个人感情冲动的时候，最好是不要作无谓的安慰。我随手将日记簿翻了一翻，看见前面一半满写着很小的字迹，便合起来预备递还给他。

“我是特地带来给你看的，”他好像是看出我预备将日记还他，便这样说，“你不妨拿回去细细的看一遍。文章当然不好，但是也许能供给你一部份材料。我最初和她认识的经过，都在这上面了。”

我说：“那么，就暂时放在我这里吧。”

我将日记簿放进了衣袋里，想起了刚才的那个孩子，便问他：

“这一次，你一个人从香港来吗？”

他点点头。

“孩子呢？”

“孩子一向养在亲戚的家里。这一次也就是为解决这件事才来的。”

我不懂的望着他。

“家里要我将这孩子带回去，但是又好像要怀疑这孩子的血统，”他向我解说：“因此连我自己也不能解决。我想再去寻陈艳珠一次。如果从她那里不能得到解决，我想最后只有请教医生用科学的方法了。”

我知道这种话又是不容旁人参加意见的事，连忙将话题改了：

“住在这里可惯吗？”

他一笑：

“近来医院已经是我的家，不惯也住惯了。”

就在这时候，门上有了两声轻轻的叩门声。

我站起来去开门，门外是看护妇和医生。他匆匆的向我点点头，走进来伸手摸摸韩斐君的头额，笑着向他说。

“你的话又说得太多了。”

十一 我的好奇心

听了医生的话，我倒觉得有点不安了起来。也许是因了我来的原故，使得韩斐君多说了一些话，热度又增高了。

我连忙向医生问：

“又有一点热吗？”

看护妇从韩斐君的嘴里抽出了体温器，递给了医生，医生拿起来向亮处看了一眼，摇摇头说：

“我嘱咐你不能多用脑筋，不能多说话，你此刻似乎又因了什么事很兴奋了。这样，你发热一天，你便要多住一星期了。”

韩斐君将舌头一伸，大约是怕医生的话使我为难，连忙自己辩护着说：

“我并没有多用脑筋，不过刚才也许和小孩子多玩了一刻，有一点兴奋。至于这位朋友，他不仅不允许我多说话，连他自己也不多开口的。”

医生向看护妇低低的说了几句话，看护妇在一张挂在床脚的表格上记着热度的高低，他看了一眼，就自己走了。走的时候，他又回头来吩咐说：

“最好少说话，闭上眼睛养神。你知道，对于你的病，静静的不用脑筋，是比吃药还有效的。”

我随即也拿了帽子，向他说：

“医生的话是不错的。你还是恢复健康要紧，一切的话，都待你好了再谈吧，过去是过去，无论好坏，你也不必多想，而且此刻更不是用脑筋的时候。”

最后我更对他说：

“你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可写条子或叫医院里打电话给我。我想你最好还是多睡少想，我们再见吧。”

他好像很顺从的点头向我笑笑，从被单里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手的热度也很高。

“谢谢你的一切，”他说，“我的日记你不妨一读。文字虽然拙劣，但是那里面的感情却是真切的。你可以知道一点我此刻无从说起的事情，你也可以更了解我的个性一点。我并不是一个如你过去所推想的纨绔子弟。”

我说：“以前大家少接近，我或者有点误解和成见，至于这一次，和你见面以来，听了你的话，我不仅绝对的同情你，而且很高兴能多一位你这样的朋友了。”

他笑笑，我和他握了手，我说：“好好的休息，再见吧。”便走了出来。

这天下午，我几乎无心做旁的事，韩斐君整个的一切占据了我的思索。他的病，那小孩子，他的日记，我用我自己的想象不停的将这一切推测着。

也许是由于好奇心，也许是由于想知道他们的事情更仔细一点，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位朋友，是对于上海的交际花和电影明星最熟悉的人，我问他可知道陈艳珠，她近来可在上海。

“在上海的，昨晚还在跳舞场里碰见她，你问她做什么？”

“有位摄影家要给她摄影，你知道她的住址吗？”

“知道的，环龙路桃花邨十八号。你不要骗我，是你自己要写情书给她吧？哈哈！”

我也不知道我的用意，但是我想，或者有时会有用处，便仔细的抄下了。料理了一天应有的杂事，傍晚便赶着回家，将韩斐君给我的日记簿拿出，在灯下读了起来。

十二 韩斐君的日记

韩斐君的日记，在我未读之前，我先随意前后翻阅了一下，知道这与其说是日记，不如说是他的一部分的自白，因为有的并没有日期，只是顺着事态发展的程序记着而已。但和陈艳珠认识的第一天，就是这日记的开始。

这下面便是他的日记：

我要大书特书着，今天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我最值得纪念的一日，是我将永久不会忘记的一日。活了二十五岁，我一直到今天才觉得这整个的世界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为我而存在的。

我认识了她，认识了将以她无尽的光明永远照耀着我的夜明珠。

在雪园吃晚饭，一个人，她也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却好像在期待谁，不时看看壁上的挂钟，我装着并不知道她是谁的模样，大胆的走过去问她借放在台子上的晚报。

她沉默的递给我，是那么一只细腻的小手。我装着在翻阅当晚电影

的广告，却从报纸的角上偷偷的看她，她好像若无其事一样的在吃着冰淇淋。我觉得无话可说，将报纸前后乱翻了一阵，什么也没有看见，感到自己的战败了，便折起来还给她。

“谢谢你。”

她抬起头来：

“今天晚上国泰的戏很好。”

那么流利的北京话。我心里一跳，不由的又将报纸打开。

她笑了起来：

“下次看报纸的时候，眼睛最好不要看旁边的地方，免得再看第二次。”

原来她也在看着我的！我将报纸一折，我的胆子大了起来。

“陈小姐的眼睛是和陈小姐的嘴一样厉害哟！”我说。

她倒有点诧异了：

“你认识我吗？”

“岂但认识，而且是素来倾佩陈小姐的艺术。”

“倒是一张不会说谎的嘴，老实说，是真的向我借报纸吗？”

“其实是想借此认识小姐。”我老实的说了。

“真的这样纯洁吗？”

“旁的我还敢希望什么？”我说。

她将嘴一撇，眼睛又望望壁上的挂钟。

“请回去吧，你这位先生的架子太大，我不敢认识。”

我倒有点不解了。

“陈小姐原谅，我有什么得罪的地方吗。”

“你这位先生只要认识旁人，却不愿自己被人认识，不是架子大吗？”

我恍然了，连忙掏出了一张自己的名片，恭敬的递给她，上面是印着我的住址的。

她看了一眼，读着：

“韩斐君，很漂亮的字，就住在这楼上吗？”

我点点头说：“有空请陈小姐来坐坐。”

她将我的名片放进了手提袋里，又望望壁上的钟，突然问我一句：

“你的脾气好吗？”

我一时猜不出她问我这句话的用意，我只好说：“我是象羊一样驯良的人。”

“那么，”她笑着，向我伸出了手来，“对不起你，我的朋友要来了。”

我握住她的手，想要问她一句话，但是还没有说出口，她好像已经知道我的心意。

“隔一天我会来拜访你的，”她笑着说。

是那么低低的一句，那么会心的一笑？

这样，我便认识了陈艳珠，而且对于未来怀着无限的希望。

十三 已经失眠了

我是个相信命运的人。遇见过陈艳珠不只一次，朋友们要给我介绍也不只一次，可是却在昨晚那样场面之下由我自己认识了，这不是命运注定的吗？

我起先不敢认识她。我又不愿托人介绍那样庸俗的认识她。实际上，我所期待的就是昨晚那样的机会啊！如果是幸福，是由我自己的手得来的，如果是不幸——即使是不幸，即使为了认识她而舍弃我的生命也是甘愿的。

是那么美丽活泼的一朵花，那么会说话的一张嘴，（该不会说谎吧？）有人说她的生活浪漫，我看不尽然。环境不好倒是实在的。怎样使她生活好起来，这是我的责任，我的奢望。

从广东刚到上海时，朋友们就说了，你到上海去，不可不认识陈艳珠。可是你得小心，为她自杀的人多哩！看了她一次客串的跳舞，真是名不虚传，怪不得有人肯为她拆毁自己的家庭，抛弃自己的妻子，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实在是值得的，在舞场里遇见了多次，每次总有一大群男子随着她，朋友要给我介绍，我拒绝了。韩斐君要认识陈艳珠是不肯这样甘心仅仅作一个侍从的。

我挟了舞伴往她面前跳过去，眼睛睬也不睬她，表示我并不注意她。实际上，这是我的嫉妒。